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三十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錫命五　勸賞六

戒慎七　弊政八

佞邪九　貪暴十

錫命五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　左傳　策功以命　且有後命　春秋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　韓詩　諸侯獻功於是錫之　錫鈇鉞然後殺錫圭瓚然後為鬯　命為二伯　迺加九錫　奄受百國　撫征東夏　春秋　命以天子禮樂　得賜天子旌旗　分之采物　左傳　錫之山川　致於渠門　國語　分魯公以大路封於少皞之虛　左傳蔡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虛 補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之甲 左傳子魚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補

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 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云云 補

錫彤弓彤矢

賜盧矢 左傳 釐爾圭瓚

賚爾秬鬯

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賜冕旒 東觀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是用錫君大輅 漢獻帝加魏公九錫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以錫公大輅戎輅 晉恭帝加宋武九錫

綱紀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君大輅戎輅 魏文帝

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

大輅戎輅（袁宏撰桓溫九錫文）勸分務本粟帛滯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漢獻帝）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魏文帝）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漢獻帝）顯直厝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孫權傳）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魏文帝）式遏寇讐清除奸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晉恭帝）讓愛為基仁愛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桓溫）文和於内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盧弓（魏文帝）化民以德教民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魏文

帝 俾民興行少長有禮是用錫君軒縣之樂 漢獻帝 敦義崇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 孫權傳 以虛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 桓溫 研其明哲官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漢獻帝 任其才能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魏文帝 官方任能網羅幽滯是用錫公納陛以登 晉恭帝 翼宣風化遠人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漢獻帝 按回面魏志作革面此從文選補 宣美王化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晉恭帝 德音遠流懷義慕化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桓溫

旁眺八維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盧弓漢獻帝 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盧弓晉恭帝 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盧弓孫權傳 糾虔天刑章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漢獻帝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晉惠帝 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是用錫公鈇鉞各一晉恭帝 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漢獻帝 誠肅為基恪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桓溫 溫恭孝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晉恭帝

勸賞六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蔡聲子 慶賞賜予民之所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 補 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 左氏 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惡 左氏 先賞後罰賞於國 賞者貴信 韓子云公孫治秦 賞必加功 有功必賞至賞不費 管子 賞一人而千萬人喜 太公金匱 賞一人而天下人勸 傅子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無賞士不往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又曰賞者士之所死補 死於厚賞 賞延於世 賞不踰時 傅咸陳事 報功 崇德 大賚四海 不悋千金 魏書 進賢受上賞 鶡冠子 輔義為上賞 教我以善為次賞 數舉吾過為末賞 並呂覽 晉侯行賞狐偃為首 史記晉世家曰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補 襄子賞功高赫為首 韓子 賜汶陽田 左氏 賜雲夢田 宋玉集小言賦 賜舟人田 尸子 賜魏絳歌鐘 左氏 給周瑜鼓吹 江表傳記 賜之千金 管子 賜衣冠見

淮南子賜獨坐 顧啟期 賜高孟車 賜齊軿車 吳志 賜車蓋以勸有德 漢書循吏傳 賜牀帳以顯節義 襄陽記云

戒慎七

敬慎不敗 不自滿假 恪謹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惟予小子不聰敬止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師曠聞子晉之言束躅其足　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貔有爪而不敢以橛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綿綿不絶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

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補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滋益也補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子言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

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注曰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入不相為用也補范武子謂文子干人怒必獲毒焉問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誡之術無曠其衆以為亂梯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補子入太廟每事問蓋脊之至也

弊政八

弗若於政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　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禮記曰夏虞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補　無憯怛之愛無忠利之教　政散人亡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矯誣犯禁　衆誰適從左傳杜注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補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怠於其位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弊邑失政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

淫人不懼　亟肆以瘦之多方以誤之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補厭政甚矣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補上有困令　聽讒自亂聽訣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力繁賦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汲冢周書補　上不知無以利事下不力無以承順佐不利無以集衆卿不仁無以讓賢伯不勤無以行令　度之

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 補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補

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佞邪九

無妄之災天命不祐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比之匪

人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無以利口亂厥官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於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疏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　慢易以犯節沈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　左傳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補

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愚弄其人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 左傳叔向云注御止也補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也　自齊逃歸曰佞人來矣 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補 極言無度　其言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辭　安知是諓諓者乎 越語范蠡謂王孫子曰吾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補 屐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

而阿之亦必及焉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云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兹此里克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閒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苑茂木貌已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也補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云云補撓志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剪剪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　騷經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王逸注云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補

荃蕙化而為茅　楚辭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王逸注曰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補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楚辭天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　王逸注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補

明白不進荊棘成林

巧佞在人賢人滅息

連蕙葹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悔姦臣浮説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

貪暴十

弗迪率典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玉食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不少延　叨蹟日

欽剿割夏邑　倚勢作威倚法以削　非人其吉惟貨

其吉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正月大夫刺

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也　終風乃刺虐也　碩

鼠刺重斂蠹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 哀刑政之苛斂怨以爲德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王公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唯戮是聞 棄命専殺不能致順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左傳趙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林注曰子木稱兵是有禍人之心趙武欲弭兵是有愛人之心此楚所以得志陵駕於晉 補）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斬艾百姓 叫天之無辜 駟顛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侵欲不忌

左傳郤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林注云好財曰貪盡利曰冒侵奪嗜欲無所顧忌　杜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補

政以賄成　干國之紀

貪貨棄命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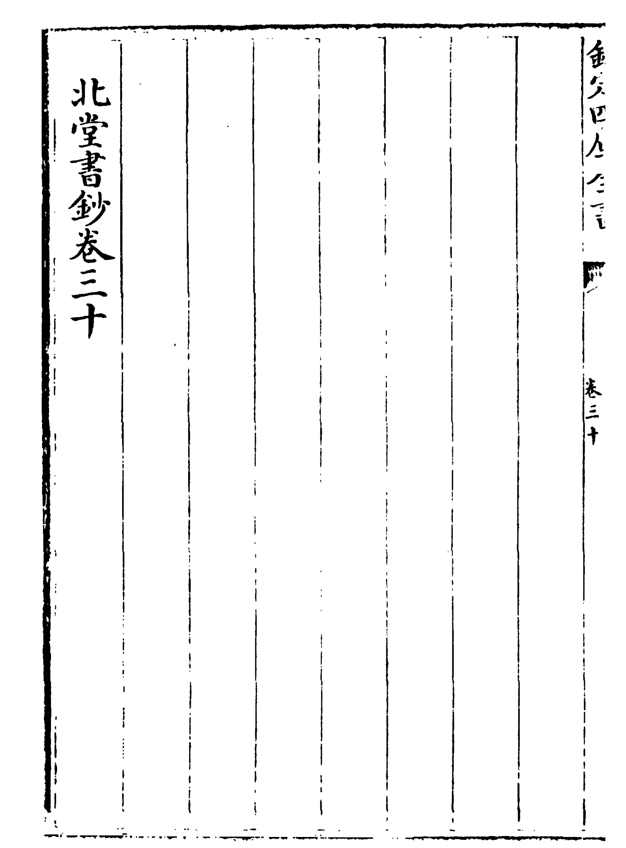
左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云云 補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貪以敗官　以玉賈罪　強奪商

人無所逯忌　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左傳晏子謂景公曰内寵云云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補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人共也而虞之非也左傳成公十八年春秋書築鹿囿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補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春秋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補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　用人之力為已悉矣　財盡則

怨力盡則懟　驕頑之虎見利無親　賄無成事　專利作威　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訣　爵以賄成　飲食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　厚顔忍恥遂非不悛享一利亦得一惡　晉語曰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補　黄口貪食而易得大雀善驚難得也　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口亦可得　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

黄口貪食而易得黄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黄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

北堂書鈔卷三十一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賦斂七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書孔安國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壚也厎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所稅於民輕重之法月令季秋云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以諭鄭曰曉告也山林藪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案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補四郊人民分時徵賦周禮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案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具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

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補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補

市廛而不稅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關譏而不征鄭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補

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具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百里賦納總禹貢孔注云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補

二百里納銍孔注云銍刈謂禾穗案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補

三百里納秸服孔注云秸稾也服稾役案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變言之耳

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 補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注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遠郊二十三漆林二十五 周禮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注云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為泰林杜子春云當為泰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埸有瓜 補

什五而稅 前漢食貨志云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

之間衣食滋殖 補

三十而稅一 前漢食貨志云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補

什一行頌聲作 公羊傳云什一天下之中正也

以桑為均 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 補

徹田為糧

九賦斂財賄 周禮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猶給也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工事待給工器物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注云家削

三百里頒為班謂頒賜三公及羣臣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膳服即羞服也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賜予即好用也

徵役八

使民任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槩鄭玄注云寛其力饒其食補大役任衆周禮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補木鐸徇於朝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槩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修封疆二月命雷且

發聲 補

鼙鼓役事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注云鼛鼓長丈二尺 案縣詩云鼛鼓弗勝鄭云鼛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鼛鼓起役事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耳 補

大旗致之 鄭注云旗畫熊虎者也徵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補

以役國事 周禮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之事 周禮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補

起徒役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

道渠 粲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補

貢獻九

天子班貢 左傳 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粲釋曰此云貢即太宰九貢必使春入者具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

補 三邦底貢 尚書禹貢云惟箘簵楛三邦底貢三物皆出雲夢 五官致貢 曲禮鄭云貢功也享獻也 定九州入貢棐 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又九州判土田名因遠近賦貢棐

以九貢致國用 周禮太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二曰嬪三曰器四曰幣五曰材六曰

貨七曰服八曰斿九曰物貢也

任土作貢 禹貢孔安國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任貢物 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任圃貢草木 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鄭注貢草木謂韭果蓏之屬

制地貢 周禮大司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鄭玄注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

各以其職來貢 說苑云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補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補

厥貢惟土五色 禹貢徐州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補

厥貢球琳琅玕 尚書皆玉名琅玕石似珠

厥貢浮磬 禹貢泗濱浮磬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為磬

厥貢

惟金三品禹貢云金三品金銀銅也厥貢瑤琨篠簜禹貢注云瑤琨皆美玉集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補錫貢磬錯尚書豫州治玉石曰磬錯厥貢銀鏤尚書梁州銀鏤砮磬集孔注云鏤剛鐵補厥貢怪石禹貢青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怪石好石似玉者岱出五物貢厥貢礪砥砮丹尚書荊州砥細於礪皆磨石砮石中矢鏃厥貢漆絲尚書兗州地宜漆林又宜桑盛之筐篚為貢厥篚檿絲尚書青州檿桑蠶絲中琴瑟絃也厥篚玄纖縞尚書徐州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厥篚織文尚書兗州云織文錦綺之屬篚盛之為貢也厥篚織貝尚書揚州織細紵貝水物集鄭玄云貝錦名補厥貢鹽絺尚書青州絺細葛也厥貢絺紵尚書豫州厥貢熊羆狐狸尚書青州

貢四獸皮厥貢羽毛齒革尚書荊州厥貢羽翟尚書徐州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名也納錫大龜尚書荊州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非貢之常物也厥貢嶧陽孤桐尚書徐州之嶧山陽特生桐中琴瑟厥貢杶榦栝柏尚書荊州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厥包橘柚尚書揚州小曰橘大曰柚命乃貢也厥貢菁茅尚書菁以為菹茅以縮酒獻其所有穀梁傳畢獻方物正南以珠璣瑇瑁為獻正西以龍角神龜為獻汲冢周書伊尹受命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闕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卯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

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胡
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槖駞白玉
野馬騊駼駃騠良
弓為獻湯曰善補
內金示和　加壁尊德　獻泰山旁
邑史記云濟北王以天子宜封禪上書乃獻其泰山旁邑
獻魚鹽之地論衡恢國篇云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裳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鍾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補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來獻其琛　來獻瓊玉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於河用介珪
獻其白琯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大德嗣堯布功散德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業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補
獻常滿杯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

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棐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汁甘而香美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此杯矣補

獻珥於齊王

韓子云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又國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也因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請立之補

獻璧於秦王

戰國策云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夜光之璧於秦王

西戎獻劍

列子云周穆王大征西戎戎獻劍切玉如泥

屠耆獻劍

東觀漢記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是時屠耆國獻劍直百金以賜騎士

楯鏤黃金獻吳

越記云越

句踐作盾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似龍蛇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

銅生馬箠獻於吳 吳會分地記云夏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不鑠埋之土生馬箠句踐遣使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箠獻之於吳者也

之鶤韓獻良馬 穆天子傳云天子大享於平衍之中鶤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 補

屠者獻名馬 東觀漢書高

燕人致梟騎 漢武帝紀云北燕人致梟騎北駱國也張晏曰梟勇

獻千里馬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獻朱鬛 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駮身朱鬛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補

獻服牛 穆天子傳注服可服用者

獻良犬 穆天子傳注良

調習者

三譯獻白雉 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妾食袍服有節則至 補 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銜環入抱朴子云白雉有種南越尤多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

附

九真獻奇獸 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九真獻獸也

上翠羽 王燮雜章云伏闕令月辰立皇后謹貢翠羽瑇瑁甲上萬歲壽也

奉鮫皮 王燮

道天簪 王燮云吉日佳辰誕聖生副奉道天簪二枚珠千八百貫

獻駭雞犀 戰國策楚王獻雞駭之犀於秦

唐叔得禾獻之天子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補

南夷奉茅獻於天子 桒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

故謂之胡土靈膠 十洲記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縮補

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補

胡王獻神香 十洲記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國中所有以付外庫案香一名驚精香一名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香一名人烏精一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後元元年長安城内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内其死未三月

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失之 補

獻不死之藥 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補

赤烏之人獻女於天子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丌獻好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為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 史記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吳王悅之 梁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

在輕霧沚水之漾芙蕖吴王妖惑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處附

北堂書鈔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三十二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命以防欲　禁以齊衆　巽以申命　所存者命　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為用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奮鐸以令　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振鐸於朝　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鄭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補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鄭箋云雷以喻號令　懲肆去貪　左傳云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結信止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

別之也外內時禁周禮宮正云辨外內而時禁鄭注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先後刑罰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法令由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丞相奏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也禁民為非去其奇袤周禮宮正云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鄭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淫放濫也怠懈慢奇袤譎觚非常桀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補為之律度左傳云古之王者並建聖哲為之律度與之法制議事以制春秋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遺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也禁以橫行周禮野廬氏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鄭注曰皆為防

姦也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禁山為苑周禮雍氏云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鄭注云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

禁虣而去盜周禮司市云以刑罰禁虣而去盜鄭注云刑罰憲狥扑也案狥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補

禁偽而除詐周禮司市云以賈民禁偽而除詐鄭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

禁原蠶周禮馬質注曰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案淮南王蠶經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天最不宜多育補

禁物靡周禮司市云以正令禁物靡而均市鄭云物之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也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　衣裘不入公門　振絺綌不入公門　奇服怪民不入宫　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不掩弱不暴寡　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使强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不墮山不崇藪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諫曰不可晋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　民不遷農不移　太公曰民有三械知之者昌不知者亡春無奪農夏無奪功秋無奪斂冬無奪藏此仁人之王機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殺胎不殀夭 無障谷 公羊傳何休註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無貯粟 何注曰有無當相通 謹關梁塞蹊徑 塞阱杜擭 周禮雍氏職曰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 鐖酒 周禮萍氏鄭注曰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謹酒 鄭注云使民節用酒也 不得以地相與 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不得以屬通 春秋鄭伯使其弟禦來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不與世子同名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春秋左傳云 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補 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 左傳 始禍者死 左傳 越職即死 韓非子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 補

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 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 夫人過市罰一幕 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

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補

宅不毛者有里布 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桑樹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泉錢也以其流布則謂之布以具轉易不窮則謂之泉布者也 田不耕者出屋粟 載師注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不耕者祭無盛 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 又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注云牲羊豕屬也庶民不養者祭不得用也 不蠶者不帛 又云凡庶民不蠶者不帛注云不帛不衣帛也 不績不衰 又云庶民不績者不衰注云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無君者不二采 士不衣狐白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急假十一　急假凡七則無攷姑以傳疑　首則拸音烏引也又音枯

尚書不上皆拸急　傳咸相諭草云黄帝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令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拸急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　元嘉起居注云王韻之彈著作佐郎王變法坐十月十四日正直請急二朝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　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强弩將軍陶文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輒彈表辭省尋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隨所欲之適任取日多少　范甯啟拸衆官管改解故事云伏見内外正官皆陳假紛煩瀆無已臣謂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改日隨其所欲通其任取日多少也

顧榮得還欣然自得　文士傳曰顧榮觀中國日弊乃求病急還中既造江渚欣然自得也

李登得假　風俗通曰濟北

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皈自爋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别汝差數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厥事見時相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毛據請假 范甯斷啟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後請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黜免十二

河水溢三公黜 京房云 **三公以災異免** 謝承後漢書

成王黜廷理 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駮於法也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

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補

晏子逐高糺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糺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補

柳下惠三黜

安仁再免潘岳閑居賦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補

無賴被斥漢武故事云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人被斥退也

鳴舌免官典略云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欒巴上書欲勿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遂免官案後漢欒巴傳云順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

詔詰巳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巳虛言主有壞人冢墓事旣非實寢不報下巳猶固遂具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亟不可長巳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補 陳遵置酒跳梁 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案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

補 廖立視屋憤咤 蜀志廖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耶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

泣嘆曰吾終為左衽矣 補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李密傳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案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 補

謝瞻種葱免官 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違家種葱免官

上司空印綬 前漢何武傳武為九卿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

收丞相印綬 漢書王鳳怨王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嘔血而死 案王商傳曰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補

上印就第 前漢傅喜傳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 棄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 補

上印綬還第 前漢佞幸傳曰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空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

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 補 特

進歸第 後漢竇憲傳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理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凌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 補

庶人終家 前漢諸葛豐傳云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補

免歸田里 謝承漢書

免徙合浦

徙歸故郡 後漢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 補

梁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 附

西歸故里 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補

寮位儷其隆替名節潅以隳落 潘岳西

門可設羅 漢書汲黯傳云先是時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羅也

反服私門 潘岳西征賦云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去官十三

趙溫去官 東觀漢記趙溫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周覲去官 會稽典錄云周覲為湘令 投板去官 范曄漢書 上還舉板 荊州先賢傳云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也 即投傳去 豫章云孔恂為別駕 投劾而歸 後漢崔駰傳曰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 案篆為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補 迺以疾歸 汝南先賢傳云黃憲舉孝廉 案後漢書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

者靡不服深遠去玭吞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寔憒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補

稱病歸家

文士傳云高岱有操都將威憲以為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懷書帀卷隱光藏暉

表送章綬

晉書魏舒為司徒寀舒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補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三十三至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茍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三十三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薦賢十四

三年一貢士 儀禮三歲而貢士 鄭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

貢之天朝 虞預晉書 貢之宰相 荀奧云陳季方才能秀出超世逸羣金相

玉質文章虎變也

薦之宰相 趙穆傳云 薦於府門 先賢傳 薦升公朝

薦之朝廷 漢書何武 抱玉朝君不如貢賢 琴操云史魚薦遽伯玉於靈公未用

史魚有限年後失舉賢才 崔瑗上疏以孝廉限年後失舉賢才 拔茅征吉是言也

薑桂因地 新序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平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㕙良狗曰韓盧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與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其友人曰僕人有過 補 薦白屋

薦良能 吳志華覈傳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推賢士

後漢鄧騭傳騭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案范曄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致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憚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補

貢賢士　鍾離意

舉遺逸　王逸臨預州敎云舉遺逸於山藪黜奸邪於國

達吏　周禮太宰職云七曰達吏鄭注云察舉勤勞之吏

除吏　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補

達賢　黄石公三畧

進賢　白虎通

表賢　范曄漢書云魯丕為州吏務在表賢

表能　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章法三曰一古

今四曰若功勲五曰表能

薦吏揚善 漢書張湯為廷尉奏事薦吏揚人之善云

擧賢置之

擧無失才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衆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 推擧皆賢已 前漢韓安國傳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擧皆廉士賢於已者 梁安國於梁擧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補 所擧甚得人 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外國所苦時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擧奉世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

將軍所舉得其人 補

外舉不避讎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內舉不失親

左傳晉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補

不如音

漢書王鳳傳鳳病天子自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至親皆僭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敢以死保之

玄堪此任

晉書謝玄

傳云於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無如玄 桑郗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補

田光進荊軻 史記荊軻傳太子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 補

翟璜薦樂羊子 韓非

桓範薦管寧

山濤舉氾源 山濤書云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子胥論兵以薦孫武 吳越春秋云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補

虞卯辭位進升孫敖 新序云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旦與賢相

語不知日之晏

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 前漢朱邑傳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補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 吳志劉繇傳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善治國家者其管夷吾 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其管夷吾乎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與計 前漢韓信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補

侍衛則孫尹其人 山濤云

薛宣明文法 前漢薛宣傳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業谷永上疏曰臣聞賢才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補

蘇武明習故事 前漢蘇武傳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

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補

薛宣達於從政 漢書谷永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

魯肅才宜佐時 吳志周瑜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補 案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附

寇恂文武備足 後漢寇恂傳云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

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冠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附

鄧殷道識文武山公啟事

桓譚才學洽聞後漢桓譚傳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樂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補

賀循才鑒清遠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補案賀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稱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附

趙岐博古後漢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北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

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補

裴楷通理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晉書裴楷傳云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補

清眞寡欲物不能移 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補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附

確然難動社稷之節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東觀漢紀

敦風篤俗邃學弘達 晉書成公綏傳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　案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寒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補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後漢禰衡傳禰衡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補

魯璠之遺英楚和之祕曜 王鑒薦丹

陽馮訪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陸雲薦張瞻文云東南之遺寶
宰相之奇璞陸機薦戴若思文云奕世不刋之文斷金之良佐後漢
竇章傳竇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補案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
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附利見顯衡必能騰跳天路
東觀漢記龍躍天衢增四門之穆穆注見前紆迹儒冠必足弘
振禮樂晉書戴逵傳云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追不已乃逃於吳
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邱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補案戴逵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武陵王晞聞其善鼓

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補

奉法作政有周召風 後漢書謝夷吾傳第五倫薦夷吾曰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 案謝夷吾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贓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補

明畧威重任國柱石 前漢辛慶忌傳云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四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有智謀諸將鮮及 東觀漢記鄧禹破邯鄲誅王郎

有才義宰相之儁 山公啓事

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傅喜使衡立朝必可觀注見前棲以千里之路應璩歸以公相之位海內先賢傳云陳寔為海內高名在位之臣歸以公相位舉授之政國可使寧說苑云楚令尹虞邱子言於莊王表為祭酒魏志潁川戲志才籌忠蓋太祖甚器之薦為廷尉續漢書云高玄素與南陽太守陳琳有隙及在位薦為廷尉為世表儀宜備司空典畧果勁不撓宜為御史山公啟事云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補質直威重宜備諫官漢書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

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

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方毅廉直宜拜尚書 後漢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補集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又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附

得人懽心任為大將 王朗云幽州刺史王雄

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陸機薦郭納

左雄宜在喉舌 後漢左雄傳云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

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戹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𢇁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慶忌宜在爪牙 漢雜事云

辛慶忌為光祿寺丞何武上封事云夫將不預設則無以應卒

羊祜秉德可久其事 山濤

處別駕任當展驥足 蜀志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案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補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

北堂書鈔卷三十四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任賢十五　禮賢十六

任賢十五

君好士則賢士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

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補

善用才者棄其邪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善用木者不以膚寸之盤節而指千雲之梓善用人者不以名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抱朴子

授方任能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能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云云

拔賢舉善汝南先賢傳云薛勤聰哲仕郡爲功曹云

舉賢用之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

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補

必聘賢士

漢書韓延壽為潁川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納諫爭姦人莫敢入界

招聘隱逸

後漢岑彭為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補

甄拔隱屈

王晉書山濤為冀州刺史

董昆清約守貧署上計吏

會稽先賢讃

顧和體履平貴請為別駕

王丞相集以顧和為別駕宜得其才 案晉書顧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

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請為別駕補

龐統州里所信召為功曹

荊州先德傳云周瑜為南郡太守以龐統有重名召為功曹

任旭立操清修請為功曹

晉書任旭傳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補

陸續為功曹郡內大治

後漢陸續傳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補

王基為別駕流稱青土

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黃初中察孝廉除

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 補桀管輅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三怪基驚問吉凶輅曰直客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鬬直老鈴下耳 附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鍾離意傳賓翔召意署為功曹

用岑晊為功曹褒善黜惡 後漢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 補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

署華譚從事以為賓客友 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補桀譚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

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附

用沈窾補儒林祭酒　拔孟嘉為勸學　辟李固為中郎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補

檄為文學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兩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補

舉劉毅晉書劉毅傳平陽太守杜恕請毅為功曹　其所辟命

皆海内長者 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 補 案龔政崇温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表閣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附 拔用武官 世語云夏侯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衛門無非俊傑 案魏志夏侯玄傳云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 補 政事所施意為節度 鍾離意傳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吴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補桀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歎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猶不在我乎附

任以郡職

後漢劉平傳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因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補

陰代其政

後漢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補

風聲大行

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

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驚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補

州境獲寧王晉書云王仲秤爲別駕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管子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志

高選長吏委任責成王晉書王戎代王渾爲司徒案王戎傳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寮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補

南陽宗資主畫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之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補

禮賢十六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北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西面以求臣則賓師之才至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補　賢者之可得處禮之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

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補

國之才人無不事 左傳文公十二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嘉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補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說苑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補

一分之善莫不加禮 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補

朝隘巷之士 戰國策李疵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而朝

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見窮閭之士 韓子云趙文侯

卑體下士 前漢倪寬為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補

謙恭下士 前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補

賓客所歸傾心折節 後漢袁紹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畧荀生

周公下白屋之士 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補

齊桓下布衣之士 韓子云齊桓公

賓客千人與文等 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

等補案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附

平原君側行襒席 史記孟子傳云騶衍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補案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附

燕太子側階迎光 史記鞠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補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

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補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補

楚王郊迎至舍 說苑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

齊王延之於門 戰國策云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補

魏王郊迎 孔叢子魏王遣使者聘孔子曰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

曹參避堂 漢書注見前

擁篲先驅 史記注見前

駕車而往 會稽典錄云范蠡

虛左往迎 史記注見前

虛館

以候 魏志管寧遇天下大亂往遼東投公孫度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補

以朝車迎之 呂氏春秋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猳豭馬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補

備禮以待之 漢書揚雄

躧履起迎 前漢雋不疑傳暴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

恃帶威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補

屣履造門 范曄後漢書

躧履而起 魏志邴原別傳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躧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 補

衣下及席 續漢書皇甫規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補

晏聞弼來倒履迎之 世語云何晏為吏部郎時賓客

盈坐聞王弼來倒屣迎之案裴松之注曰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是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補

誠副饑虛之心 魏志註見前

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班彪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補

待以交友之禮 吳志虞翻歸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補案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

得其死力雖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附

築碣石 史記註見前

起客館 前漢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補

欽賢之館以待大賢翹材之館以待大才 西京雜記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補

置郭隗上賓 國策燕昭王於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

先生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将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士争湊燕補

舍貌辨上舍

國策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説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補

特設一榻

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補

為設几杖

後漢鄭玄傳云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争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将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

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補

修曾子之舍

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補

軾干木之閭

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補

賚黄金百斤聘以為相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賚黄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

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補

賜黃金百鎰為趙上卿 史記平原君傳云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補

奉書致羊酒 魏志張邈為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邈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愛士好賓盛脩肴膳 後漢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産居常蔬食菜羮而已補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文信待賓 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補

田伯好士韓詩

淮南養士前漢淮南王安為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補

公子愛客魏陳思王詩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蜀志張飛傳關公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補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前漢于定國注見前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補宗英雄記曰紹不安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附 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補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云云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魏書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補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

受讀還以援登登待接賓屬畧用布衣之 隗囂與馬援禮與休等或同車而載或共帳而寐 補

共卧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卬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補

關張與先主同牀 蜀志關公傳云先主為平原相以關張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補

權肅對飲 吳志魯肅傳云周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

其多務勤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補

蓋覆劉基 吳志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補 案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威由基諫諍翻以得免 附

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

寫范蠡之狀 國語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補

禮徐穉之墓 吳志顧劭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 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四

北堂書鈔卷三十五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德化十七　德感十八

遺愛十九

德化十七

王政化之為貴說苑云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三者各有所施化之為貴德者化所由興說苑云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具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補以仁為首以惠為先劉梁碑云呂遷桂陽太守班序以正以仁為首養之以仁敬之以禮新序子夏云子產篤義多恩典略云趙熹為平原守百姓為作歌政清民和晉中興書諸葛恢為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及於寬政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為政寬恕後漢魏霸守鉅鹿以簡朴寬恕為政每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

及人短言者懷慙諧訟遂息 補

政唯仁簡 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 補 案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朴遜讓節儉也 附

撫以恩信 後漢祭彤為遼東守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案形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補

以寬治民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孔子

不言而治 漢書原涉為谷口令不言而治 案涉先是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客或譏涉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汚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

能自還吾猶此矣 補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失讀曰佚 附 口無惡言 漢書卓茂遷密令 仁化 後漢劉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 案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補 恩化 魏志劉馥為揚州刺史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案馥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膠數千斛為戰守備孫權率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士民追思之以為安于之守晉陽不過也 補 施道教民上下和洽 史記孫叔敖 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吳錄王諱為武城長 吏民向化 漢書黃霸 一郡慕化 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為會稽守 仰如日月 荀氏傳云貌為榆次令為政有德 潤同江海 王晉書應舉為南平守郡人歌之 百姓愛之 又云鄭袤廣平守 生為

立祠晉書荀勗為安陽令民有訟者移病思過漢書韓延壽吏有相訴

閉閤自責吳祐蒲鞭相恥漢書劉寬為南陽守遇民如子葦杖示刑陳思王賦

休囚於家陳留風俗傳云蒙焦為小黃門令放囚還家臨淄令放囚如期而至遣

徒斂親果還入獄後漢鍾離意傳意為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補

遣徒歸家應期而還陳留耆舊傳虞先為令每一年伏臘輒遣徒歸家

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史記延壽為東郡守民不忍欺漢書韓延壽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史記列傳云子產為相一年豎

子云云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補 小大不為非 新序云子產 小人知恥 蔡邕胡伯史碑文云 風俗和平

囹圄空虛 新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刑人 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漢書龔遂為渤海躬率以儉勸民務農 市不預賈 子產 市無二價 王晉書甘卓為相州刺史

天下無冤民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 罪無重囚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治獄八年 道不拾遺 韓子子產相鄭五年云云 田者讓畔 漢書黃霸為潁川守 遺錦詣吏 益都傳云

遺粟繫樹 魏志桓階為趙郡太守 狗吠不驚 華嶠漢書岑熙為東郡太守 生男字吳 後漢吳祐傳云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得之

祐呼長謂曰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祐知長未有子即移安丘逮長妻使同宿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罾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補

生男名駱會稽典錄駱駿以江為字江祚為守民感其德生子以江為字以孟為字吳書孟宗為豫章守民感其德是時生子故名云男名賈男女名賈女賈彪

願借寇君後漢寇恂傳云潁州盜賊羣起帝曰惟念獨鄉能平之耳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補

吏民請董和蜀志董和為成都令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劉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補

戍卒願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

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衛卒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德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　補

老少攀車　東觀記第五倫為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　華陽國志云嚴遵為揚州牧去吏民塞路攀轅

老弱號哭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　補

五夷號哭　續漢書种暠遷漢陽守吏民五夷男女號泣　業暠為梁州刺史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如是後遷漢陽守

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 補 百姓揮涕 陳留風俗云 王侯泣涕 後漢班超傳班被徵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頸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 補 鄴有聖令為史公 呂氏春秋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溉鹵生稻梁也 賴遇賢令彭子陽 謝承漢書海賊欲向郡太守請彭脩守吳令 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東觀漢記張堪為漁陽太守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 岑熙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吳録云王鐔為武城長人歌之 百姓歌來暮 東觀漢記廉范為蜀郡守舊制禁民夜作范至乃除削先令嚴儲水而已 巷路歌來

晚 後漢賈琮傳云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補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德感二十二

風不搖條 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為令 反風滅火 陳留耆舊傳劉昆為江陵令火災昆向天叩頭濡然下雨云 甘雨輒澍 謝承漢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張

喜為平輿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即降

應時澍雨 范漢書周暢為緱氏令天旱自責稽首流血云云

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

滂沛 先賢傳云弘農有螟蟲太守請以身禱同雲四集雨下云云

以身填堤波稍還

却 前漢王尊傳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 補

縣獨不雹

後漢韓稜傳曰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案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補

鄒獨無灾 會稽鄭弘為鄒縣令

子產治鄭蝗蝝不生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蝗蝝不生鴟鴞不至又晉書郭誦禱鄭子產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獨何得過庭 附

張君為政桑無附枝

化及鳥獸 後漢魯恭傳云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 補

山無豺狼 搜神記王業為荊州刺史

牛入界逃疾 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鄭郡人多牽牛入界 補 桑朱暉為臨淮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

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附

虎出境渡江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補

鳳凰集境內 荀氏傳藐為揄次令有鳳凰集境

鸞鳥至學宮 東觀漢記

雉兎棲牀下 漢記東郡守恤孤老雉兎棲牀下

鳩巢屋上 盆都景盆為白水令

蝗不入茂陵 盆都楊錸為茂陵令蝗不入界

蝗不入密界 後漢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補

蝗蟲消死 搜神記何

敝為無錫令

蟲飛不集　謝承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補　梁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因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　附

螟不犯境　漢書魯恭為中牟令

荊州三虎　抱朴子云王業卒荊州白虎三頭匍匐於轜車

日南雙雁　交州記昔日有雙雁隨太守

遺愛十九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思其人愛其樹　春秋

左氏傳曰甘棠云思其人至其鄉東觀記東平王東巡狩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前漢循吏傳班固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補

悅其化敬其樹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云云補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韓子云子產病死也處女泣於室農人哭於野說苑云子產死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鄒穆公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鄭子產為鄭相死婦人捨簪珥丈夫弛琴瑟說苑云子產相鄭而

卒婦人扶珠塡大夫釋玦靬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死耕人輟耘紡婦遺索張衡大司豊鮑德云遨童不謳歌舂築不相杵賈誼新書鄒穆公死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補沽者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賈誼新書鄒穆公死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荆州記羊祜在荆州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後漢鄧訓卒官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補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注云剺割也補過冢拜謁仰天

號哭後漢祭肜傳曰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補民為立
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為蜀郡縣小吏也民共立祠至今不絕漢書朱邑
為桐鄉嗇夫云南陽為立祠漢書召信臣汲民為立祠崔瑗百姓巷祭
戎夷野祠襄陽記諸葛亮初亡百姓道祀范漢書王蒙為洛陽令吏民立祠
魏公西土樹碑者皆拜王晉書扶夙王峻吏民立碑頌德記迹後漢
崔瑗傳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
視事七年百姓歌之補案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
脩有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慙勅妻子曰吾并日而食
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
具無為諸子所嗤終不能見碑悲感晉書羊祜傳云襄陽百姓於峴山祜
改俸祿盡於賓饗也附

生平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補

見樹哀泣　晉書孫晷卒　晷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五